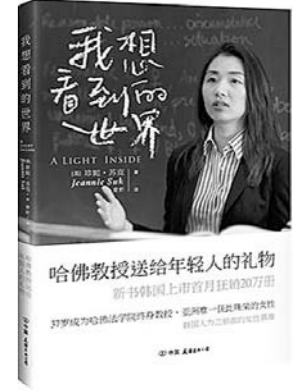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新书快递



《坐久落花多》
杨葵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聊写作：不谈怎么写才好，单聊怎么写不好。谈读书：我之蜜糖，彼之砒霜，读书原本是很私人的事情……作者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世道与人心之变，之不可捉摸，在在引人回味。



《我想看到的世界》
珍妮·苏克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亚洲首位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称号的女性——韩裔女孩儿珍妮·苏克人生历程、思绪与热情的随笔集。她娓娓道来，关于人生，关于艺术，关于法律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学习。



《奇来前书》
杨牧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杨牧孜孜不倦致力一个诗学的创造，进可干涉社会，退可抒发情感；两者合而观之，一位重要诗人的绚丽美好与果敢气度，俨然俯临台湾这海岛。



《黄金时代》是一段从显微镜下观看的历史，可谓一部人物心灵史。萧红、鲁迅、林徽因……正当我们触摸这些人物的内心时，我们的情感会随着他们的情感时而风平浪静，时而波涛汹涌。

情无限，山和水同一弦章。天涯海角非远，银河夜夜相望。

端木蕻良在1996年去世后，家人把他的骨灰一部分洒在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花园里，和只有他自己知道具体位置的萧红另一半骨灰合为一体。这是两个人感情故事的最终结局。

历史无情而人有义。

1947年，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，当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回到故乡时，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已经59岁了。这位慈祥的父亲，当年曾让萧红产生了终生难忘的恐惧，而在这一年，他已经以自己的女儿为荣了。他用一副对联来怀念自己的女儿，并迎接自己的儿子：

惜小女宣传革命南粤歿去；
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。

萧红，如果天堂有知，应该已经原谅自己父亲了吧？

当萧红的一半骨灰回到广州时，老诗人柳亚子，同时也是萧红的忘年交，写了一副对联来欢迎萧红的归来：

人赏奇文，证才气纵横，亦遭天妒；
魂归乐土，看山河壮丽，待与君同。

萧红，如果在天堂有知，应该会欣喜于老诗人的赞誉吧？你不是也会和我们一样，喜欢你墓碑上那鲜红的叶子？

《黄金时代》
傅林 著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历史维度的“有话好好说”

□ 叶雷

“有话好好说”，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础之一，更是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。在如今的网络时代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媒体，一方面说话格外泛滥，另一方面到处都是风险，随时都有陷阱，“有话好好说”显得格外重要。何谓“有话好好说”，以我的理解，主要有两层意思，一层强调的是说话的艺术，真说、实说、巧说，不同的说法会有不同的效果；另一层意思是说与不说、说到什么程度，是一个说话原则与禁忌的问题。那么，怎么学会“有话好好说”呢？著名宋史专家、博士生导师虞云国教授的新著《放言有忌》，无疑能给我们诸多启发。

说话的艺术，与一个人的才学城府、人品修养、性格智慧等密切相关，可以修炼，却无法复制。就如虞云国教授，动辄拿出历史典故来绕弯子，就与他的史学背景相关，更与他近70年的人生阅历相关，是模仿不来的。日久见

迷宫中的将军

□ 新经典

已故诺奖得主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代表作《迷宫中的将军》中译本隆重推出。该书是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与历史学家们进行了长达近三年的调查，完成的一部关于南美解放者西蒙·玻利瓦尔生命最后两个多月的神秘旅程的长篇小说。

《迷宫中的将军》西语原版出版于1989年，是继《百年孤独》、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之后，马尔克斯创作的又一代表作，为写玻利瓦尔这位拉丁美洲的传奇人物，马尔克斯投入了所有的文献知识、技术知识和智力知识，正如作者所说“《迷宫中的将军》表明我写的全部内容都符合一种地理和历史现实。”“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现——更确切地说是试图表现——玻利瓦尔的人格，表现其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面。”

书中描写了南美解放者西蒙·玻利瓦尔1830年12月生命最后的14天，沿着马格达莱纳河幻影般的旅程。这趟旅程在信件与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中几乎没被提到，却恰好给了小说家在历史范围内创作自己故事的自由。小说巧妙的地方在于，玻利瓦尔的这次神秘旅程的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并行不悖。

《迷宫中的将军》出版后，拉美文学大师卡洛斯·富恩特斯评价道：“《迷宫中的将军》最令人惊讶的是‘魔幻现实主义’元素全都不见了。这一次，他的叙事非常直接，具有历史的准确性，关乎对权力的幻想与身体的背叛，悲伤而令人颤抖。”

《洛杉矶时报书评》赞誉这部作品是“马尔克斯为拉丁美洲和一个传奇人物做了一次精彩绝伦的倒带。”

《迷宫中的将军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，而著名翻译家王永生先生当年的译文则被公认为最佳译本。此次正式出版的《迷宫中的将军》仍采用王永生先生的译本。

《迷宫中的将军》
【哥伦比亚】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
南海出版公司

人心，即使说话的艺术性差一点，也有可弥补之机。但把握不好说话的原则与禁忌，搞得不好就可能让自己万劫不复。虞云国在《放言有忌》的“序言”中，从“放言”说起，既有“放肆其言”的意思，也有“放置其言”的意思，“放言”自然就包括了“有忌”的要求。

《放言有忌》是虞云国一本以历史为主打题材、包括随笔与书评的集子，分为“读史”、“读书”和“读世”三辑。读史，回溯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政治、文化事件，多维度看待历史事件，评点古今历史政治文化的得失；读书，遍寻中外名家、经典，汲取智识，从书中探寻走出现实困惑的蹊径；读世，既有对“盛世修典”等热门事件的述评，又有对故人的追忆，冷眼记录亲历世事的感悟。“读书”读的是历史之书，“读世”读的是将来的历史，所以整本书以“读史”为线，特别追求“历史的通感”。

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

□ 小琪

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最新随笔集《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》近日由新经典文化公司翻译推出。这是村上春树在创作完成长篇巨著《1Q84》后，为日本超人气时尚女性杂志《an·an》撰写的一系列生活随笔的合集。全书幽默、风趣，村上春树的日常生活，爱好细节，跃然纸上。

在《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》中，村上春树写道：“耗时三年终于写完了长篇小说《1Q84》，大约是卸下了肩头重荷吧，一个念头便油然而生：好久没写过随笔啦，不妨量产一批？”

书中收录了村上春树的52篇风趣、简洁、清新的随笔，每一篇都可以理解为村上日常的“唠叨”，他用幽默的语言写下对蔬菜的心情、民间关于大萝卜的怪谈、挑选好吃鳄梨的超能力、终极慢跑道和海豹接吻的感觉……囊括了形形色色的有趣话题，将他观察生活的独

《一瞬之光》的目眩与神迷

□ 张怡微

白石一文的小说《一瞬之光》，作者一面厌倦着被假象塑造的外部世界，一面又细致入微地内观男女情欲的因果纹理。以看似极其平静的方式叙述着一个非理性、甚至迷失的爱情故事，个人默默的沉沦，有如只有一个人面对的冰海沉船，壮烈都显得过于寂寞。

男主角桥田浩介，英俊、多金，他有一个宛若天使般的女友，与他们当户对，还死心塌地对他，他却不可救药爱上另外一个来历不明的脆弱女子香折。跳脱来看，桥田浩介的人生确是因为遇到香折而开始倒露的。这似乎也印证了一个颇为古典的艺术设置，至少在东方民间故事就有太多类似的窠臼，路遇来历不明的美女总是威胁的象征。

然而，爱情本来全无对错可言，只能说它是否符合那两人内心真正的需求。若符合，则

那么，如何“放言有忌”呢？虞云国首先点明的是，法治社会当以宪法的规定为界限，在宪法的范围内“放肆其言”；而且，在每一个世代，“更兼之还有某些说之不宜的话题负面清单”，国外也有禁书，美国也曾对“异己分子”进行调查听证。在《何以文人不自由》一文中，还举了具体例子，比如宋代文人具有相对较高的自由度，其关键就在于“立了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人的祖宗家法”；而明朝之所以不自由，就是因为很多知识分子忘记了“皮之不存、毛将焉附”的规律，甚至刻意“为道而死”。

虞云国在书中说，历史是“人”写的，“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学，其使命之一就是表彰人性的善，鞭描人性的恶，还要寻根溯源，究诘造成人性恶的制度根源”。如何“放言有忌”呢？就是“放言”不能和“人”作对。比如在《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陋病》一文中，表面上中国人的陋病是世界观上的“中

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

□ 小琪

视视角和感受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：有时很可爱，有时又很酷。有时很幼稚，有时又很深邃。恰到好处笔的笔致，描绘出耐人寻味的细节，让读者近距离感知村上春树与他的世界。

众所周知，村上小说和随笔一样精彩，对于随笔村上又有哪些创作秘笈呢？不妨听听他在这本书中怎么说：“写小说时，小说家中必须有许多抽屉。微不足道的小插曲、小知识、小记忆、个人的世界观（之类的东西）……写起小说来，这些材料随处会有用武之地。但倘若把它们以诸如随笔的形式漫不经心地抛出去，就无法在小说里派上用场了。于是我吝啬了一下，悄悄地把它们藏进了抽屉中。然而小说一旦写完，便会剩下些未曾动用的抽屉，其中有些材料似乎就可以用于随笔。”比较随性地写下这一连串随笔的村上，希望读者

《一瞬之光》的目眩与神迷

□ 张怡微

无论多难都能一拍即合。若不符合，即使天造地设都会分道扬镳。

小说以日常来反日常，仔细叙述了桥田浩介的青春历程，这之中当然有主人公自视甚高、合理的傲娇，但也有不合理的莽撞。平顺的爱情是多么令人羡慕，却又枯燥无聊。桥田浩介如此奋不顾身地去保护香折，与其说是发乎同情，不如说是对自己境遇的怜惜。香折也曾说：“被人珍惜就是珍惜自己”。

爱没有对错，爱恰恰是这样一种飞蛾扑火也要迎合内心的瘾。也许刚刚好，香折煽动了桥田浩介的恻隐。

《一瞬之光》写于2000年。比白石一文另一部更有名的作品《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》还要早两年，是他的处女作。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商科背景，令白石一文小说

■ 速读

归来吧，萧红

1957年7月，香港。一处美丽的沙滩边——浅水湾，正在发生一起“拆迁”事件。浅水湾的“开发商”——香港大酒店要把海滩上的一处坡地改建为儿童游泳池。

这个拆迁在繁华的香港算不上什么大事，却在一夜之间刺痛了香港文化人内心中那一根隐忍多年的痛感神经。因为，那个不起眼的坡地下，安葬着一个人——萧红。

其实，那个时候，萧红在浅水湾的墓地早已被世人遗忘。当年写着“萧红之墓”的简陋木制墓碑没有了，墓周围放的石头也没有了。但是，萧红在文化人心中留下的烙印是很难抹平的。

香港的文化人行动起来了。以叶灵凤为首，一边紧急向香港市政府和“开发商”香港大酒店交涉，一边联络当时还在世的萧红亲属——她的丈夫端木蕻良，请求处置意见。

“开发商”香港大酒店知道这个坡地埋葬着这样一位大作家的坟，很合作地暂时停工了，但身在大陆的端木蕻良却音信杳杳，要知道，这时大陆正在搞“反右”，端木蕻良早已是自身难保。不过，萧红的影响力虽时过境迁，却有增无减，在“特事特办”之下，虽然晚了，但大陆方面还是返回了端木蕻良的意见：迁回大陆，安葬广州。

于是，萧红骨灰的寻找工作开始了。萧红的这坛骨灰终于找到了。浅水湾的骨灰经过香港文化界的祭奠和送行之后，回到广州的银河公墓。直到现在，它依然安身在那里。可是，人们心中的痛苦并没有完全消除，因为当年萧红的骨灰被装进了两个骨灰坛，一个在浅水湾，一个在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大树下。碍于种种限制，那坛大树下的骨灰至今还没有确定具体位置，也在香港的灯光树影中，继续着它思乡的梦。

永远的小女孩儿

萧红生于1911年6月，但是，岁月让她永远以一个小女孩的形象留在历史中，她是不老的——1942年她在风雨飘摇的香港含恨去世，

萧红的黄金时代

□ 李恒 整理

享年不过31岁，而一部《呼兰河传》，则让读者心目中萧红更加年轻。

无可否认，中国现代史的主要舞台虽然在北方，但活跃在舞台上的却主要是南方人，如梁启超、胡适、鲁迅、陈独秀、蔡元培等等，甚至他们各时期的对立面们也是，如林纾、胡先骕、章士钊、吴宓等等。只有出了萧红，北方人的性格和内心才以高昂的姿态屹立在中国人整体的心灵史中。

萧红出生在中国最北的地方——黑龙江省。多少年了，这里充满着农作的艰辛，大自然和人的漠视，但经过萧红的笔，这里不再是一个人们心目中那片荒凉的土地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这里的悲欢离合都被点亮了。

读萧红的书，我们有时会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小说，哪个是她的回忆录，甚至我们看的到底是小说还是诗。不过这正是萧红的价值所在，在写作被社会意识形态强烈绑架的时代，她就是一个完全不管不顾的任性的女孩子，她总是直直白白地倾诉我们在小女孩的眼睛中看到的那个世界。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们才猛然发现，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。

“1911年，在一个小县城里边，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。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——黑龙江省，所以一年之中，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。”

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。他对待仆人，对待自己的儿女，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，甚至于无情。

九岁时，母亲死去。父亲也就更变了样，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，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。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，每从他的身边经过，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；他斜视着你，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。

可是从祖父那里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，还有温暖和爱。所以我就向这“温暖”和“爱”的方面，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。”（萧红《永远的憧憬和希望》）

长歌当哭

她曾生了两个孩子。第一个是未婚夫汪恩甲的，汪恩甲在二人贫病交加时，把她抛弃在

《一瞬之光》的目眩与神迷

□ 张怡微

无论多难都能一拍即合。若不符合，即使天造地设都会分道扬镳。

小说以日常来反日常，仔细叙述了桥田浩介的青春历程，这之中当然有主人公自视甚高、合理的傲娇，但也有不合理的莽撞。平顺的爱情是多么令人羡慕，却又枯燥无聊。桥田浩介如此奋不顾身地去保护香折，与其说是发乎同情，不如说是对自己境遇的怜惜。香折也曾说：“被人珍惜就是珍惜自己”。

爱没有对错，爱恰恰是这样一种飞蛾扑火也要迎合内心的瘾。也许刚刚好，香折煽动了桥田浩介的恻隐。

《一瞬之光》写于2000年。比白石一文另一部更有名的作品《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》还要早两年，是他的处女作。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商科背景，令白石一文小说

国中心论”，实则是把外国人都归入蛮夷，不当“人”看。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；“悲剧带来的震撼，给人的启示，无可估量”；“思考消逝了的人与事，对于理解过去与现在或许不无裨益”。

“一言之辩，重于九鼎之宝；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。”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，不是一个死的过去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。尽管当下仍有诸多诟病之处，但时代毕竟在曲折中坚韧前行。我们每个公民都应执着守护权利与自觉践行义务，继续为这种前行之势放言与助力。只是，我们的“放言”需“有忌”，一曰“禁忌”，不能触碰，二曰“顾忌”，有基本原则。有话好好说，赢得的不仅是现在，更多的将是未来。

《放言有忌》
虞云国 著
华夏出版社

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

□ 小琪

也能优哉游哉。比较随性地阅读它们。此外，《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》除收录村上春树的52篇风趣随笔，并配以日本著名画家大桥步的插画，清新、简洁。每篇文章结尾还别出心裁地附上“本周的村上”或是记述写作时的一句话心情，或是当下的奇思妙想，村上范儿十足。

村上曾说：“完美的文章并不存在，就像完美的绝望并不存在一样。”而在这本书中却找到了接近真实的村上，真实的村上在于他的思想之中。村上创造的文学世界，对应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，精神状态，透过他，能唤起人类内在的共鸣。

《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》
【日】村上春树 著
南海出版公司

《一瞬之光》的目眩与神迷

□ 张怡微

中的商战阴谋设计格外有条不紊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对于同侪争斗的厌倦之感也贯穿多部作品的细节设计中。平步青云却深感人生无聊，恐怕是衰败的文艺青年们最向往的哀愁。《一瞬之光》开篇，白石一文就写道：“我们人活着，就是活在死亡当中。……如果下一个瞬间就是最后一瞬间，那么任何瞬间都将是最闪耀的极致时光。”许多评论家因此觉得，白石一文的小说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韵味，其实也不尽然。白石一文写的最好的部分，恰恰是人在无法面对失败的时候只能想想如何面对死亡的悲壮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逃避，不管逃得有多唯美，都是一种孤独的、倔强的不想面对。

《一瞬之光》
【日】白石一文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墓碑上的红

曾经面朝大海的萧红骨灰安放在广州的银河公墓也已经五十多年了。所有曾见过萧红的人几乎都离开了人世。

中华民国作为历史早已经存储在时间的收藏夹里，但它的精神遗产——如果把萧红作为一个代表——不仅没有被忘记，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珍视。

现在世界上共有三个萧红墓。

第一个在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大树下，埋葬的是萧红的一坛骨灰。虽然不明具体地点，但仍有人在清明节的时候到那里选一棵最大的树去祭奠。

第二个在广州郊区的银河公墓，埋葬的是萧红的另一坛骨灰。这个墓的墓碑上刻着几片鲜红的红叶，并有“女作家萧红同志之墓”几个红色的大字。这几个字颇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，如“作家”前面要加一个“女”字。

第三个在黑龙省呼兰县。萧红故乡的人们一直想把萧红的墓移回家乡——虽然这并非萧红遗愿。不过，萧红生前曾要求端木蕻良在故乡寻找自己失落多年的孩子。孩子既然无法寻找，母亲回到故乡也算一个安慰吧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迁墓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。最终在端木蕻良的提议下，把他当年留下的一缕萧红的头发安放在了这座萧红墓中。

端木蕻良没有实现萧红的遗愿，但他每年都去广州祭扫萧红墓。

1987年11月4日，端木蕻良带着后来的妻子钟耀群一起到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一首，题为《风入松·为萧红扫墓》：

生死相隔不相忘，落月满星架，梅边柳畔，呼兰河也是潇潇，洗去千年旧点，墨缕斑竹新篁。

惜烛不与魅争光，篲剑自生芒，风霜历尽